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來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千五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西風未必凋碧樹

陽經偉

西風未必凋碧樹。不必說山間的蒼松、翠柏，林中的青杉、綠竹，單是庭前屋後，尋常巷陌，就有數不清的碧樹，它們不畏嚴寒，傲然挺立，用一片綠意裝點著荒涼蕭瑟的冬季大地。

冬日的一個上午，我疾走在小區的路上，突然聽見路邊一個小女孩驚喜地叫著：「媽媽你看，那棵樹上有好多小藍莓！」轉頭只見那小女孩穿著小棉襖，左手拉著媽媽，右手指著一棵樹。那樹的葉子呈淡綠色，像是打了蠟一樣，光滑潔

心之歸依

韓長文

愛是沉重的話題，扇動薄翼，穿越風雨，飛向無人知曉的角落。在空茫中尋覓自由，試圖忘卻惆悵，求一個彼此諒解的結局。秋日花香墜入涼風，纖手捧起冰涼的思緒。何必徘徊於掙扎的迷局？以平凡的胸襟，放下執著與癡迷。讓悲切的心承載困惑，於寂靜荒野安營，在冷薄中尋找歸依。

淨，在陽光下散發著柔和的光。一串串小果頗似葡萄，確有著藍莓一樣的顏色，把枝頭壓得有些彎了。「寶貝，那可不是藍莓哦。」「那是什麼呢？」媽媽顯然不認識那樹，神色間有些為難。我忍不住插嘴道：「這棵樹是女貞，夏天會開一大串細碎的白花，到了秋冬就結果了，但是這果子不能吃哦！」女孩媽媽感激地朝我點了點頭。

我心想，這條路走過無數遍，竟從未注意到這棵「負霜蔥翠，振柯凌風」的女貞。身在廬山，卻不識廬山的草木，實在大不應該！於是有了心放慢了腳步，抱著散步的心態邊走邊賞景，這才發現小區裡不僅有很多女貞，還有不少枇杷樹。枇杷葉狀如琵琶，稍大些的比人的巴掌還要長，稍顯毛糙，呈深綠色，葉上的脈絡很分明。仔細一看，竟有了新發現：藏在茂密葉子裡面的枝頭上掛著一串串棕色的毛茸茸的花骨朵，少數花骨朵已經開出米色的小花！花團錦簇在一朵花枝上，擠擠挨挨，既熱鬧，又可以在嚴寒裡相互取暖。

我年年摘枇杷吃枇杷，單知道枇杷結果早、成熟也早，卻從不知道它花開在冬季——沒想到，散步還能添新知，真是稀奇事情！俗話說，一步早，步步早。枇杷啊枇杷，原來你在冬季就開始孕育果實了呀，怪不得能摘得「開春第一果」的桂冠！

說起花，四季桂開得比枇杷更隱蔽。上個週末，我們幾個朋友組隊去一個水庫郊遊，剛下車就聞見一股暗幽幽的香，有點像桂花香。可桂花不是秋季開花嗎，這天寒地凍的怎麼會有桂花呢？正納悶之際，我們發現路旁有幾棵綠樹很是顯眼，走進一看，密密麻麻的綠葉中間，竟藏綴著許多米粒大小的小花，那不是桂花是什麼！桂樹也是常綠樹，冬季仍然生氣盎然的。不過桂樹的品種很多，有開花了結籽的，那桂花籽像縮小版的橄欖球一樣，跟花生米一般大小，呈綠色或紫色；也有不結籽的。還有一種四季桂，四季都開花，就是我們眼前這種。王維說「人間桂花落」，果真如此。其實四季桂種植範圍頗

廣，平日不見，只因工作生活繁忙；一旦閒下來，走出去，見之則不難。

看來，「凌寒獨自開」可不是臘梅的專利，枇杷和四季桂會不服氣的。

「後皇嘉樹，橘徕服兮」，在萬木凋零之際，南國的橘樹卻「蘇世獨立，橫而不流」，葉子青綠如常，片片精神。它的果子晚秋成熟，但有心人會留一些在枝頭，一為保鮮，二為觀賞。數九寒冬，綠色在大地上已少見，火黃的橘子掩映在綠葉之間，不是冬日最耀眼的風景嗎？「青黃雜糅，文章爛兮」，屈原認證的古典美學，不知讓多少人心醉。很多人在春節前會把一盆盆橘樹搬進家裡，一個個橘子就像掛在青樹上的火黃燈籠，相比人工製造的燈籠，既有美學韻味，又不乏生命張力，名曰「年橘」。

山間長松柏，庭前植桂橘。一棵棵傲西風而不凋的碧樹，在一圈圈年輪的螺旋中，堅守著靜謐卻又蘊藏力量的冬，迎候著活潑而又生機勃發的春。它們為冬日增色，為人間添彩，為大地注入了精氣神。

葉也開始泛著紅，雖然還沒有紅得那麼艷，倒也與這紅牆、紅衣相映成趣，一切都是那麼的自然。

隨後我們又去了廣化寺。轉經筒旁邊，經幡被風吹得飄飄蕩蕩，五種顏色跟山裡的秋色正好呼應。遊人不時停下來拍照，僧人慢慢走過，腳步輕輕的。陽光斜斜地照下來，所有的顏色都柔柔地融在一起了，無論從哪個角度去拍照，每一幀都是無需修飾的大片。

漢傳寺院的鐘聲與藏傳寺廟的梵音，在這片秋光裡交替迴響，清越與渾厚交織，竟不覺得突兀，反而像這山間的顏色與風聲，自然而然地流轉、共存。

第二天我們又去爬了黛螺頂，為了免去一千多級台階的勞累，特意選了從後山登山。後山的風景也甚是迷人，山裡的樹葉子早就黃透了，風一吹，嘩啦啦地閃著光，像是滿樹貼了薄薄的金片。忽見幾隻喜鵲在林中穿行，又見幾隻野貓在路邊覓食，遊人們紛紛餵食，倒引的我旁觀了一會兒，心裡覺出點暖融融的柔軟。

妻子一路上有輕微的高反症狀，卻也被眼前的美景牽絆住了脚步。終於到達黛螺頂了，她竟忘了不適，忙著用相機對焦那秋色，呼吸也變的平順了。

美景能否當藥，我不敢斷言，但那瞬間的忘憂，卻是真的。我站在黛螺頂往遠處看，一層一層的山林都是金燦燦的，跟寺廟的金頂正好照應著。金頂在秋陽下熠熠生輝，與漫山黃葉相映成趣。金光流轉之間，秋意愈濃郁醇厚。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這滿山的顏色，不光是秋天給的，也是這麼多年香火、經文一點點染上去的。自然的和人為的，山的和寺的，早就分不開了。

原來五台山的秋，從不是單一的風景，而是樺樹的黃、白塔的白、紅牆的舊、梵音的清，這一切揉在一起，渾然天成，呈現出一種寬厚而安寧的底色。

這一趟走來，心彷彿也被染上一層秋光，明淨而安寧，久久不散。

文藝副刊

海韻

韓中文化交流如何以敦煌為「舞」？ ——專訪韓中文化友好協會會長曲歡

中新社蘭州11月23日電 十多年來，作為「中國媽媽的女兒，韓國女兒的媽媽」的韓中文化友好協會會長曲歡，頻繁奔波於韓國與中國敦煌之間，促成兩地開展中韓緣文化節、少年學生訪韓研學交流、敦煌學專家赴韓講座等活動。

如何借敦煌文化推動中韓之間的人員交流與往來？敦煌文化如何在韓國落地開花？中韓文化交流如何實現「歡歌共唱」？

韓中文化友好協會會長曲歡近日在敦煌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對此作出闡釋。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您的「敦煌情緣」如何推動中韓之間的交流與往來？

曲歡：2003年，韓中文化友好協會成立。作為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註冊的最重要非政府組織（NGO），該協會匯聚了近千名韓國各界精英，致力於通過多元文化活動增進相互理解，促進民心相通與合作。這其中，促進韓國與敦煌之間的交流互動，也是工作重心之一。

2010年，應韓中文化友好協會邀請，敦煌市組團參加在韓國首爾舉辦的「快樂春節——中韓緣文化節」，為韓國觀眾帶去極具魅力的敦煌藝術，贏得各界高度評價，許多韓國民眾第一次近距離接觸到敦煌的藝術和文化。2018年，我們又把「中韓緣文化節」帶到了敦煌，促成韓中兩國的藝術團體同台演出。

2019年，我們與敦煌市東街小學攜手組織了「中韓緣·絲路情」少年學生訪韓研學交流活動。該校15名師生來到韓國，參觀國會、學習韓國傳統文化、與當地小朋友互動、體驗生活。這些點滴交流，不祇是文化的傳播，更是友誼的建立。

在2022年和2023年，我們連續邀請韓國敦煌學會會長徐勇，通過大講堂的形式，講述他在敦煌石窟八年研究的故事，這讓更多韓國人對敦煌產生了興趣和敬意。

今年4月，我們組織韓中文化友好協會成員來敦煌進行實地考察，深入瞭解敦煌文化和城市發展情況；6月，又在首爾舉辦了有關敦煌石窟藝術的講座，邀請敦煌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趙聲良為韓國公眾詳細介紹了敦煌藝術和文物保護的經驗。許多聽眾表示受益匪淺，也希望以後能有機會親自去敦煌看看。

中新社記者：近年來，敦煌文化如何在韓國落地開花？

曲歡：近年來，一些有關敦煌和絲綢之路的文學及音樂作品在很多韓國民眾中產生共鳴。

我在韓國做關於敦煌的工作已十多年，結識了一些政界、金融界中的敦煌迷，並成立一個類似「敦煌俱樂部」的交流組織。大家一有時間，就會聚在一起聊敦煌，讀關於敦煌的詩，也會用夜光杯品味飛天茅台，在酒文化中感觸隕遷的飛天文化。

雖然敦煌文化很受韓國精英人群歡迎，

但如果想讓更多韓國年輕人瞭解它，還要找到一些其與韓國文化的共通之處。比如，在敦煌藏經洞裡，發現的《往五天竺國傳》即由唐代新羅僧人慧超所著，因這位高僧與莫高窟的歷史交集，不少韓國佛教信徒將敦煌視為「精神上的家園」。

又如，在敦煌文獻中還出現「滔滔海水無邊畔，新羅王子泛舟來」等提及新羅的詩句。而在韓國內一些著名的歷史建築上，也發現與敦煌壁畫中如出一轍的圖案和形象。

類似這些與韓國文化相關的敦煌故事更應被挖掘出來，然後利用多種新穎有趣的形

式，講給今天的韓國民眾聽。

中新社記者：通過敦煌文化紐帶，韓國民眾如何更好認識中國？

曲歡：我在韓國首爾辦公室中間最醒目的位置，展陳著一個具有敦煌文化元素的駱駝大擺件，不少來辦事的韓國人都會詢問「這是哪裡的駱駝？」。

我希望通過這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影響和感染更多與敦煌文化產生「一面之緣」的韓國民眾。

今年10月上旬，我率韓中緣佛教文化代表團訪問敦煌市，展開為期四天的文化交流活動，希望以此次韓國佛教界人士訪問為契機。

挖掘更多敦煌與韓國的歷史故事，帶動更多韓國遊客到敦煌感受大漠風光和文化。

其間，代表團參觀了敦煌莫高窟、瓜州

榆林窟。此行的十幾位韓國寺廟住持稱，他們在莫高窟瞬間就感覺到了韓國與敦煌之間有很多相似文化。

很明顯，他們從飛機降落到敦煌，到幾天後離開，臉上的表情完全不一樣。他們會在敦煌藏經洞前沉思，千百年前的慧超法師是如何來到敦煌的，又為何要把《往五天竺國傳》留在這裡等難解之謎。他們表示，回到韓國後要講關於敦煌的故事，還要推動把「去敦煌」放到韓國佛教對外交流的項目裡。

中新社記者：以敦煌為媒，如何更好推進中韓民間交流「歡歌共唱」？

曲歡：敦煌是世界文明交匯的重要節點，是絲綢之路上的歷史見證，今天的敦煌更是文明對話的平台。

比如，敦煌研究院運用數字技術讓千年壁畫「活」起來，讓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能欣賞這一人類文明瑰寶。

韓中文化友好協會近年出版《中韓緣史》叢書，記錄兩國友好交往的動人故事；通過舉辦各類文化節，讓韓國民眾近距離感受中國文化的魅力。

所有這些努力，都是為了「讓文明對話永遠保持青春的活力，讓文化交流始終湧動創新的激情」的目標。

在未來，我希望繼續與敦煌合作，把敦煌石窟裡更多真實、鮮活的故事帶到韓國，也把更多韓國民眾帶到敦煌，讓敦煌文化促進韓中民間交流的「歡歌共唱」。

訃告

洪源太（清泰）

（晉江英林后架份千如四軒）
逝世於十一月廿一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
(SANCTUARIUM 303-CALADIUM) 灵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八時

李王紅玉

（晉江市池店鳳池村）
逝世於十一月廿二日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
亞冷頓殯儀館A室靈堂
出殯於十一月廿七日下午二時三十分

李峻峰遺孀逝世

菲律賓薩拉曼卡市親總會訊：本會先賢故李峻峰先生令德配李府王紅玉太夫人（原籍晉江市池店鳳池村）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廿二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亞冷頓殯儀館A室靈堂，擇訂十一月廿七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The Garden of the Divine Word Columbarium Christ the King E. Rodriguez Sr. Ave.

本會聞耗，深表惋惜，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於十一月廿六日晚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奠，以表哀悼，而盡宗誼。

李峻峰遺孀逝世

菲律賓薩拉曼卡市親總會訊：本會先賢故李峻峰先生令德配李府王紅玉太夫人，亦即本會組織主任森澤，李智核主任炳炎賢昆王令慈（原籍晉江市池店鳳池村）不幸於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廿二日（星期六）下午三時正壽終於紅衣主教醫院，享壽積閏九十有二高齡。寶婺星沉，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亞冷頓殯儀館A室靈堂，擇訂十一月廿七日（星期四）下午二時三十分出殯，安葬於The Garden of the Divine Word Columbarium Christ the King E. Rodriguez Sr. Ave.

本會聞耗，深表惋惜，經派員慰唁其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訂於十一月廿六日晚七時在其靈前舉行獻花致奠，以表哀悼，而盡鄉誼。